



# 高旻仪制 阐振祖风

## —— 来果禅师略传

来果禅师与虚云老和尚，同为近代宗门硕德，共负时望。虚云老和尚年长于来果禅师，弘化于南方，来果禅师的法缘在大江南北，而弘化于江南。来果具宿慧，乘愿再来，幼年时即道心坚决，24岁出家，参访普陀，驻足金山，潜修终南，承法高，为临济正宗法脉。继主高后，整顿寺院，重建梵刹。他生平以弘法悟道为己任，宗说兼通，普接三根，棒喝双举，钟鼓交参；领众三十余年，未尝少懈。1953年在上海示寂，翌年四月初四入塔，安奉于高寺中，以践其“生为高人，死为高鬼”的誓言。

### 宿根深厚

来果禅师宿具善根，三四岁时，随母亲到寺院，指佛像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母答：“菩萨。”他说：“抱我到菩萨前看看。”母拒不肯。母亲他去，他自行爬到莲座上抚摸佛像，笑曰：“噢！身是黄色，好看得很。”下莲座倒身下拜，看到的人说：“这孩子将来怕会做和尚。”他母亲闻之，心甚忧虑。此后，他喜欢用泥巴捏佛像。后来，他在田埂边挖一土窟，当作小庙，其中供着泥佛，泥烛台、泥香炉齐全，每日往拜，到塾受学后始稍懈。后来他在一座小土地庙中供上佛像，放学后到庙中拜佛打坐。他父母怕他在外面打坐受凉，遂在家中收拾了一间房，内供佛像，供他礼拜。他每早用净水一盂，内放香灰少许，供在佛前，晚间喝下去，祷告曰：“求佛慈悲，开我智慧。”礼佛毕，盘膝诵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。年稍长，曾与外道辩论《心经》。

12岁时，来果禅师离家出走，想到寺庙中出家，被他哥哥追了回来。他父母为此忧虑不已，13岁为他娶了亲，想着成了亲就可阻止他出家。但他像大迦叶和妙贤一样，与妻子做一对净侣，互不相染，暗中以兄弟相称。他曾向一位大智和尚请教：“佛门如何修行？”大智和尚告诉他说：“念佛能了生死。”他昼夜诵佛圣号，日久能念佛成片，于梦寐中犹大声念佛。大智和尚对他说：“这才是真念佛。但是，念佛者是谁，你知道吗？”来果回答不出。和尚对他说：“等你寻到念佛之人的时候，我再对你说。”至此，他劝妻子念佛，两人共修净业。

来果是“胎里素”，自幼食蔬，闻腥即呕，见荤即吐。他独用一副碗筷，自己藏起来，用时再取出来。一日，家中人误用他的碗装肉，他生气大哭，三日不食不饮。邻家老翁劝他说：“长斋素口，不宜如此，可吃肉边菜，不吃菜边肉。”他想想颇觉有理，以后不再固执，心量大开。一日，他一手持一盘青菜，一手持一盘鸡肉，问人曰：“哪个好吃？”那人说：“鸡肉好吃。”他说：“鸡肉好吃，吃了有债主，终归要还他；青菜味淡，吃了无债主，不须偿还。”他常用这种方式来化人，引以为乐。

他出家之心愈切。他常听人说：“不剃头，不戴笠，不穿履，围衲袄，方便铲，袄拗蒲，出入行脚，名行头陀行。”因此，他每见赤脚头陀路过家门，即心生欢喜。他必先供以饭，再与资助，对方走时，他遥遥送之，不肯遽离。一日他剃头时，自将头发剪下，将鞋袜脱下一摔，口念偈云：

“久困危尘竟少知，觉来今日几多迟，一脚踏翻离垢地，寸丝难挂未生时。”这样他光头赤脚，有几分像乡村中托钵的和尚。一僧见之，又送了他一个“朝山进香”的香袋。他在香袋上题一诗云：“朝拜南滨立志高，山中风景乐逍遥，进步三参观自在，香烟五分脱尘嚣。”他半僧半俗，徒步行脚朝普陀山去了。

### 舍俗出家

来果禅师到得宁波，渡海到了南普陀，见山上的出家人有手持洋伞，身穿蓝裤褂，脚踏粉底鞋，腕带银表者，眼见如此名山道场，竟有这种出家人，使他大失所望，心想：“我若出家，不是与他们成为同类？不如舍身转世，来生找个有规矩处出家。”他心冷意灰，一个人往各处烧香礼佛毕，即将剩馀的川资，在前寺后寺打斋供众。然后就走到梵音洞，想在梵音洞舍身，到得洞时，见上悬一牌云：“禁止舍身”。他即跪地不起，一跪跪了两个时辰，俟游人走尽，他忙翻过栏杆欲待舍身，忽有人抓住他的右脚往后拖，待他转身看时，是一个沙弥，他见舍身不成，懊恼地回到客棧。第二天再去，守洞者已知他要舍身，两个人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。他无计可施，又返回客棧，晚间再去，洞门已闭，他坐以待旦，但到洞门打开，又有了看守的人，使他无计可施，在回头的路上，遇到一位苦行僧，科头赤脚，衲袄蒲团，方便铲，棕笠子。他想：“山上还有这种人，何不早见？”上前问讯攀谈，说明他的心事。那苦行僧对他开示竟日，由此决心出家，不再舍身。

### 顿悟始终

来果禅师由普陀山回到宁波，行脚到金陵，投入宝华山剃度出家。时为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来果禅师年25岁。在宝华山剃度后，因受不了寺僧对他的折磨，乃逃离寺院，到得江边，在一个草棚中与野犬为伍，采食野果充饥。困顿多日，欲投江死，幸为人所救，送他到京口弥陀寺，休养了一段时间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春，闻得金山江天寺开坛传戒，欲待赶往金山受戒。往金山时，途经南茅山，山有朝阳洞，闻人云：“朝阳洞中有碟子一大块天。”他欲一探究竟，找到朝阳洞，攀缘而下，洞深约五丈，下为平地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而广大无涯。他前行约一里许，双手摸得一块石头，乃放下蒲团，盘膝打坐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忽有月光照入，洞内景色晃然清朗。茫然四顾间，忽闻水声如雷，于是急负物起身，出得洞后，遇到人问今日几时，人答曰：“二月三十。”他记得他是二月二十三动身，何以下了一次洞就到了月底，难道当真像古人所说“洞中方七日，人间已三年”吗？匆匆赶到金山，参加受戒，之后留在寺中随众参禅，单参“念佛者是谁”一句话头，以悟为期，不悟誓不出禅堂。由于他不熟悉禅堂规矩，曾有一日被击香板百余次的记录。惟他道心猛勇，绝不后悔，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的九月二十六日，在禅堂中坐香，晚六枝香开静声响，猛然豁落，千斤重担放下，顿觉云空川流，碍滞全消，他开悟了。

一日，慈本老和尚举手巾作洗脸的姿势，问他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来果答：“多了一条手巾。”老和尚不答而退，来果自是也益为仔细谨慎。他在金山一住数年，其间曾充任饭头，力事撙节，极有成效。首座见他有才干，劝他任班首，他自度学浅，一再辞谢。离开金山，曾去朝礼过五台山，也曾到印度朝礼圣迹。赴印途中，经过湖北，他昼夜兼程，赶回黄冈家乡，去探视他老年的父亲。他的一身装扮，仍是头戴一凉蓬，身穿一衲袄，方便铲，圆蒲团，一瓢一筷，不带其他杂物。

在《来果禅师异行录》中，记载有他回家度化他父亲的情形：

“午夜兼程，拟将父亲化回，皈依三宝，以满我愿。将到家庙门口，与父相值，寒暄后，一同回家，既至，诚劝父云：‘韶光虚度，数十年如一瞬，我父前途，路有多少，还有几天光阴可过呢？’父不觉泪下不止，遂倾心皈依三宝。”

### 高旻修行

清末宣统末年，来果禅师到扬州高旻寺挂单。高旻寺长老月朗老和尚命他任班首，他为老和尚诚意所感，不得已接受，在高旻住了一段时间，决意到陕西终南山结茅潜修。终南山是高僧潜修的胜地。清朝末年，高僧如虚云、冶开、法忍、月霞等都在山中潜修过。来果在终南山时，住在韩湘子洞，曾有一段“降蟒”的故事，记在他撰的《来果禅师异行录》中：“住在终南山韩湘子洞时，洞内另有一门，高约三尺，用维摩龕遮挡。据云，此洞有数十里之深，唐朝时，避难男女二千余人，隐匿洞中，尚不见人多之象，洞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我一日静坐于龕内，觉背后有冷风飒飒，置之不顾，偶微睁眼，见三尺余高之黑色肉团蠕动，亦不以为意，心静心安，了无畏惧。及再睁眼一望，

始知是蟒，蟒身渐渐出外，盘在石场上，约七八圈，中盘两层，约六七尺高，头向东南望。我自念云：“孤身一人，怕也无益。”随即下龕，欲出不得，因蟒身塞门，两边无多余空隙，乃奋起一跳，跃过蟒身，坐于石台之上。蟒眼不时开闭，眼闭时，眼皮如瓢大，我大胆对蟒说：“你我同住一处，必须护我，万不可坏我道念，我当为你皈依。”彼即将眼一翻，一对大乌珠如脸盆大，旋复闭目，似愿受皈依者。我即下来，以手按蟒头，为说皈依。说毕，大雨倾盆，我即归洞静坐，蟒亦随余进洞。及后，不知蟒之着落如何。不多时，天晴云散，对面山腰黄土崩堕，现出低洼约四亩地面。后闻此处曾起龙，大概蟒出送龙耳。后闻人言，此蟒六十年出现一次云。”

来果禅师在终南山住了两三年，回到江南，到宁波天童寺任维那职，未久又到福建雪峰寺掩生死关，翌年，高旻寺屡屡来信催他回扬州，他未与回音，不欲返回。他在关内不设桌椅，誓不倒卧，后来患了水肿病，他宁死关内，不肯出关，他每夜静坐一小时，精进如此。后来，高旻寺的月朗老和尚，托徒步行脚的旅行家高鹤年居士带口信给他，促他回高旻寺。他不得已乃出关回扬州，时为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，来果禅师年35岁。

回到高旻寺，月朗老和尚命住持明志择期传法于他，并命他继任住持。未几，月朗老和尚圆寂，临终之前，命来师在病榻前发愿：

“生为高旻人，死为高旻鬼，护持高旻寺。”

来师继主高旻寺后，矢志恢复高旻寺旧制，整顿寺院，严行戒律，革除积弊。他以高旻寺为专主禅宗，所有常住，只许坐香，其他闭关、般舟行、念佛七、持午、讲学、学社、学戒堂、大小经忏佛事等，悉行禁止。并整治

丛林规矩，制定《高旻寺规约》，声明任何人皆不可擅自更动。以此受到诸山长老的赞誉，故有云：

“天下丛林不止单，守禅制者，独有高旻寺耳。”

他发愿重建高旻寺，以天中塔、大殿、禅堂、延寿堂、如意寮五大工程为目标，曾各方奔走，化缘募捐，历时数年，终于使高旻寺面貌一新。特别是重建的天中宝塔，完全仿照湖北黄州石塔修建的办法，塔身全部以石块砌成，两石相接处以钢铁铸建，坚固无比。塔之石面刻以《法华经》文，以之连接。塔每层有八门，每门供玉佛一尊，塔中亦供若干尊。这些玉佛，是由心如、福如二师到缅甸募化而得，共为79尊。而此项巨大工程，到中日战争爆发时犹未竣工，后来受战事影响，不得已停顿下来。到抗战胜利后，来果禅师原拟接续未竟工程，又复受到内战的影响，卒未能实现。

### 安详圆寂

根据史料记载，来果禅师身体魁梧，声音洪亮，仪表威严，性情豪爽。主持高旻寺35年，行头陀行，挖土担粪，样样俱来。禅师宗说兼通，普接三根，隐理致机，用于普说之中。在重建高旻寺期间，他曾到各地去讲经弘法，法缘极盛，各地皈依弟子数以万计。1949年以后，僧侣斋粮，顿感缺乏，高旻寺常住一百数十人，少壮者从事编织以糊口，而挂单者犹接踵相接，于是禅堂内坐禅，院落中编织，竹篾与香板声相应。1950年，师卸住持位，到上海驻锡在崇德会内，辟建茅蓬，建净七道场，信众毕集，一时称盛。到1953年，世缘告尽，在上海示寂，世寿73岁，僧腊48夏。七日荼毗，翌年归灵骨于扬州高旻寺。遗著有《来果禅师语录》、《来果禅师自行录》、《来果禅师开示录》等行世。（王源源）



来果禅师与虚云老和尚